

L E T T E R S
B E T W E E N

〔英〕V.S. 奈保尔 著

冯舒奕 吴晟 译

奈保尔家书

A F A T H E R



A N D S O N

海出版社

奈保尔家书

〔英〕V.S. 奈保尔 著

冯舒奕 吴晨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奈保尔家书 / [英] 奈保尔著；冯舒奕，吴晟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3
ISBN 978-7-5442-7823-2

I . ①奈 … — II . ①奈 … ②冯 … ③吴 … III . ①书信集 — 英国—现代 IV . ①I561 .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2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037

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SON
Copyright © 1999, 2009, V. S. Naipaul
All rights reserved.

奈保尔家书

[英] V. S. 奈保尔 著

冯舒奕 吴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韩茹 黄宁群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68千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823-2
定 价 59.5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家 谱

西帕萨德·奈保尔（1906－1953）

V. S. 奈保尔的父亲

帕萨德（或拉姆帕萨德，小说人物拉普奇的原型）：西帕萨德的哥哥
普拉巴兰：西帕萨德的姐姐

哈里帕萨德：西帕萨德的弟弟

苏克迪欧·米西尔：西帕萨德的姨父

尤索德拉：苏克迪欧的女儿，西帕萨德的表妹

柏斯黛：苏克迪欧的女儿，西帕萨德的表妹

德拉帕蒂·卡皮迪欧（1913－1991）

V. S. 奈保尔的母亲

九个姐妹中排行第七，在全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也排行第七。兄弟姐妹包括：

拉吉达叶：依纳若炎和科索的母亲

拉姆杜拉莉：嫁给迪那纳特（西帕萨德《古鲁德瓦的冒险》中古鲁德瓦的原型），后离异

丹：欧华德、萨汀、塞萝曼尼的母亲

昆塔：因达尔吉特（博西）的母亲

阿伊拉：傅露、布拉马南德和迪欧昆沃的母亲

卡拉瓦蒂：谢卡尔、柏德瓦蒂、拉宾德拉纳特、达悠的母亲

辛伯胡纳特（卡珀 S）：大弟，迪万德拉纳特、苏伦德拉纳特、希塔的父亲

塔拉：第八个女儿

楼陀罗纳特（卡珀 R）：小弟

宾玛蒂：第九个女儿

西帕萨德 & 德拉帕蒂

育有七个子女：

卡姆拉（1930—）

维迪亚（1932—）^①

萨蒂（1934—1984）

米拉（1936—）

萨薇（1938—）

希万（1945—1985）

娜里妮（1952—）

^①即 V. S. 奈保尔。——译注

目
录

- 1 简介
- 7 编者的话
- 13 第一部分
1949.8.21 ~ 1950.9.22
从西班牙港到牛津
- 49 第二部分
1950.10.5 ~ 1950.12.16
在牛津的第一学期
- 81 第三部分
1951.1.1 ~ 1951.4.14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 131 第四部分
1951.4.20 ~ 1951.9.13
夏季学期，暑假
- 179 第五部分
1951.9.20 ~ 1952.1.8
秋季学期，圣诞节假期

- 209 第六部分
1952.1.16 ~ 1952.4.15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 249 第七部分
1952.4.21 ~ 1952.9.28
夏季学期，暑假
- 291 第八部分
1952.10.3 ~ 1953.8.8
最后一学年
- 351 第九部分
1953.8.10 ~ 1953.12.14
家庭悲剧
- 395 第十部分
1954.1.8 ~ 1957.6.30
作家
- 455 后记

简介

要介绍这么一本不寻常的书信集，实非易事。在父与子的往来书信中，年迈的那位要照顾一大家子，还要承受因抱负未酬而生的苦恼，因此疲惫不堪；年轻的那位正踏在光辉灿烂的笔墨生涯的门槛上，为二十世纪最好、最有生命力的小说之一《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积累原始素材。然而，这些书信同时也昭示了西帕萨德作为一名作家的成就，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唯一出版的小说《古鲁德瓦的冒险》的起源和演变上，或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书信展现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潜心奉献。对于西帕萨德（爸爸）而言，精神生活——作家的生活——即一切：用一双敏锐、幽默、仁慈的眼睛记录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带有自己的独创性，这就是高贵的生活。他在长子维迪亚身上发现，这种信仰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共鸣——说不可思议，是因为儿子并非刻意要跟随父亲的脚步，父亲也不曾力劝儿子这么做。这两个人步调一致，完全没有因分属两代人而难以沟通——写下本书中第一封信的时候，维迪亚才十七岁。年龄的差距、西帕萨德的英年早逝让维迪亚认识到了他对父亲的亏欠，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这份

歉意。读者会在这些书信中读出儿子以一种微妙的、不经意的方式弥补着对父亲的亏欠。爸爸对维迪亚的关爱对这个聪慧、敏感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份慷慨的、从不让人失望的礼物。

维迪亚同家人书信往来较频繁的时段不过三年多一点。他获得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于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大学学院，大体上从那时起到西帕萨德一九五三年突然离世，随后维迪亚从大学毕业为止。

这是至关重要的几年……这种政府奖学金名额很少，是逃离狭小落后的岛国社会的局限的一个绝佳机会，因此竞争异常激烈。“回顾过去，”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维迪亚在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写道，“我意识到自己完成了多么艰巨的任务。”同样艰巨的还有从特立尼达那个大家庭远赴战后英国（宗主国）和牛津大学的旅程，这所大学（莫里斯汽车公司的故乡）主要从英国的公学招生。

在《寻找中心》（1984）一书中——本书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西帕萨德经常嘱咐儿子要“保持你的中心”——在那篇标题为《自传之前言》的文章中，维迪亚是这样描写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情况的：

他大半辈子都在从事记者工作。对他那一辈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记者是一项很不寻常的职业。我的父亲生于一九〇六年。那个时候，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自成一个圈子，主要说印地语，居住在乡下，集中在特立尼达中部和南部的甘蔗产区。一九〇六年出生的很多印度人都出生在印度，然后以五年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特立尼达。

一九二九年，我父亲开始间或在《特立尼达卫报》上发表印度题材的文章。到一九三二年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卫报》驻小集镇查瓜纳斯的通讯记者了。查瓜纳斯位于甘蔗产区的中心，也是特立尼达印度人聚居区的中心。我母亲的娘家就落户在那儿。他们

是大地主，远非契约劳工所能及。

我出生后两年左右，父亲离开了《卫报》。随后几年，他四处打零工，有时依附我母亲娘家，有时到他姨父那儿干活。他姨父很有钱，是岛上最大的公交公司的创始人和股东之一。父亲自身很穷，近亲都还是农民，他一生都在这两个有势力的家族之间摇摆，过着半独立、半自尊的生活。

父亲于一九三八年再次进入《卫报》工作，这次成了一名城市记者。我们——父亲、母亲、他们的五个孩子，即我母亲那边那个大家族中的我们这个小家庭——搬到了西班牙港，住在我外婆名下的房子里。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解我父亲。

一九四五年，第六个孩子，即维迪亚唯一的弟弟希万出生。一九五二年，在牛津念书的维迪亚获悉第七个孩子，即第五个女孩娜里妮即将降临人世。这个消息是他的姐姐卡姆拉写信（本书收录）告诉他的。维迪亚的母亲德拉帕蒂·卡皮迪欧（妈妈）也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但她是九个女儿中的第七个。在从西班牙港寄到牛津的航空信件中，庞大的卡皮迪欧家族——尤其是妈妈的两个弟弟辛伯胡纳特（卡珀 S）和楼陀罗纳特（卡珀 R）——扮演着形象生动的配角，总是不太友善。不过，大部分信件内容还是关于小家庭的。就个人而言，是爸爸对于笔墨生涯的专注；就家庭而言，是爸爸为不在身边的两个大孩子卡姆拉（在贝拿勒斯）和在牛津的维迪亚过得是否幸福，以及他和妈妈的几个性格各异、都到了青春期的女儿萨蒂、米拉、萨薇的成长牵肠挂肚。

卡姆拉在本书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她年长维迪亚两岁，第一个离家赴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求学。她在那儿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爸爸的心脏病，她的日子愈发难熬，于一九五三年返回家中。姐弟俩关系很亲密。本书也收录了一些他们俩之间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

两人总是责备对方没有及时回信，而爸爸则一视同仁地责备他们俩。在本书所收录的信件中，父子之间的交流平和收敛，而维迪亚和姐姐之间就比较无拘无束，直截了当。

就维迪亚的信件而言，这并非一本关于牛津的书。信中讲到了大学生活，以及维迪亚在其中的角色，但是牛津对他而言并非那么重要。他学习刻苦，身体不好，生活拮据，经常焦虑沮丧。他结交朋友，体验到快乐，尽管紧张，也渐渐树立起自信。有两件事是真正重要的：一是家人，特别是爸爸和卡姆拉，还有妈妈（外加所有姓卡皮迪欧的亲戚们）和姐妹们，以及日渐长大的希万；二是，当然，越来越诱人的当一名优秀作家的憧憬……

维迪亚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的时候，希万才五岁。这两兄弟直到六年之后才再次相见。在希万死后出版的《未完成的旅程》（1986）一书中，他在《兄弟》这篇散文中回忆了维迪亚寄到家中的信件以及他回特立尼达时的情景：

有时，邮递员会带来蓝色的航空信件，全家因此激动万分。偶尔，我会惊讶地听着这个抽象的人物——我的哥哥——在收音机里念短篇小说。大概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位神秘人物突然降临我们身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出现。不过，这仍然是个神奇的插曲，我非常激动。我会走到他的卧室前，站在门口，好奇地看着他躺在床上，从绿色的锡盒中拿出香烟来抽。这样的画面让我回想起逐渐淡去的父亲的形象。他也会在温暖安静的午后，躺在同一张床上，边看书边抽烟。

这个令人难忘的形象很好地抓住了本书的精神，它是如此意味深长，充满生命和故事；阅读这些书信，看着一个好人和他的儿子的关系逐渐

变化，微妙地发展，看着他们自然地传承，是一种令人感动的体验。

特别感谢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的麦克法林图书馆，这些书信的原件即藏在该图书馆的奈保尔档案馆。感谢《纽约客》的威廉·布福德先生，他的主动支持和干劲对本书的出版至关重要；感谢艾玛·帕里对本书初版的编辑给予的独具判断力的协助。最重要的，我要对卡姆拉表示谢意，感谢她允许我们出版她写给维迪亚的信，也要感谢维迪亚本人，感谢他无条件地同意出版本书。想到这是一本他永远都不会读的书，我心情颇为愉快。

吉伦·艾特肯

一九九九年七月

编者的话

第一版《奈保尔家书》让 V. S. 奈保尔的读者得以近距离窥探他的家庭背景、他早熟的天赋和野心，以及他早年在英国的奋斗，那时他正努力寻找自己的风格和主题，想要出版第一本书。一些读者为奈保尔杰出的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自传性素材的细节而着迷。另一些读者在这些信中看到了他以后作品中所有重要主题的线索。十年后（奈保尔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了更多读者。现在看来是推出新版奈保尔早年家书的好时机。这一版纠正了错误，重新做了注释，还增加了几十封新的信件。

原来的版本收录了一百七十封信，多数为维迪亚和他的父亲西帕萨德所写，也包括一些他的姐姐卡姆拉写的信。新版保留了旧版的所有信件，此外新增了七十九封，全部来自塔尔萨大学的奈保尔档案。其中维迪亚所写的有三十一封，父亲西帕萨德二十三封，卡姆拉十七封，母亲德拉帕蒂七封，妹妹萨蒂一封。这里面有三封十分重要的信：第 156 号信，由西帕萨德起头，因为他心脏病发作而中断，由萨蒂写完；第 198 号信和第 199 号信，分别是卡姆拉和萨蒂写的，（通过维迪亚在牛津的导师）

告诉他西帕萨德去世了。此外，还有几封信是维迪亚在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之前写给卡姆拉的。在第一版中，这些信被放在全书开头。它们代表了保留下来的奈保尔最早的文字，仅凭这点就很有趣。此外，如果说本书讲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些信使其开篇更加有血有肉。

第一版主要涉及一九五〇年奈保尔离开特立尼达到一九五三年西帕萨德去世这个时段。但第一版的编辑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之后奈保尔的七封信，这些信大体勾勒了他完成他最早的三本书并且出版第一本小说的那三年半时光。我将这一部分大幅扩充，增加了三十多封维迪亚与母亲以及姐姐之间的通信。在此期间，维迪亚在 BBC 出了名，在他对特立尼达的记忆中找到了第一本书的主题——他后来在《自传之前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些信清楚地表明，奈保尔写作的动力不仅来自他自己的文学野心，也来自西班牙港家中的期盼和经济需要。这本父子通信集所讲述的故事的真正高潮是一九五七年《通灵的按摩师》的出版，维迪亚和西帕萨德如愿以偿。此处提到的这些新增的信件被放在本书最后一部分。

增加这些信件并不影响对西帕萨德和维迪亚之间关系的聚焦。这本书实质上讲的仍是一对由爱和尊重以及文学野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父子的故事，收录了所有留存下来的维迪亚和父亲之间的通信。西帕萨德去世后，维迪亚发电报回家（第 201 号信），发自内心地说：“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这句话在这本书信集中一次次回响。他那些写给“所有家人”的信，很明显主要是在和父亲交流。但很重要的是，奈保尔的其他家人，特别是卡姆拉和德拉帕蒂，也不应被忽视。在某种意义上，卡姆拉是维迪亚最亲密的知己。如果将维迪亚同母亲和兄弟姐妹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的所有通信全都收入，这本书会有现在两倍厚。

虽然这些信里有奈保尔日后作品中的主题的雏形，例如后帝国和后

殖民的更迭以及写作提供救赎的可能性，但其主要关注点毫无意外很实际：钞票、学业以及作家的必需品（时间、空间和一台好用的打字机）。维迪亚获得的牛津大学奖学金对奈保尔家来说——就像对那个年代许多有追求的西印度群岛家庭一样——是获得稳定的生活和社会尊重的好机会。当时这项奖学金被称作岛国奖学金，旨在帮助青年男女成为专业人士，通常指律师或医生。维迪亚选择了研究英语文学和写作，选择了作家这项危险的职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他在特立尼达的家人来说也是如此——家人还在为贷款、年幼孩子的学费、修车费和电费担忧。最后一封信中德拉帕蒂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通灵的按摩师》出版后不久）列出的家庭开支清单告诉我们，这本书赌的不止年轻作家的名誉，还有别的。

本书第一版的编辑吉伦·艾特肯所持的原则是“不介入，让故事自己说话”。我也一样。只有一次，我在第 238 号信和第 239 号信之间加了一小段连接性的叙述，以填补因为一九五六年维迪亚回特立尼达所造成的通信中断。

这些信件均由塔尔萨大学保存的原始信件转录而来。我的主要目标是在常规排版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给读者最接近手写或机打信件阅读体验的文本。因此，我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保留了许多第一版中被修改的作者的习惯拼写、句法和标点。例如，在机打信件中，维迪亚经常省略 don't 和 can't 这样的词中的撇号，但在手写信件中则不省略；类似的还有，在手写信件中，他经常用 & 来代替 and。只有对引号的处理例外，所有信件在双引号和单引号之间随意转换，因为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和节奏，我把它们统一为单引号。

许多信件用的是蓝色的航空信纸，两次对折后封口。维迪亚和西帕萨德有时候手写，有时候用打字机。维迪亚的打字机的各种故障成了整